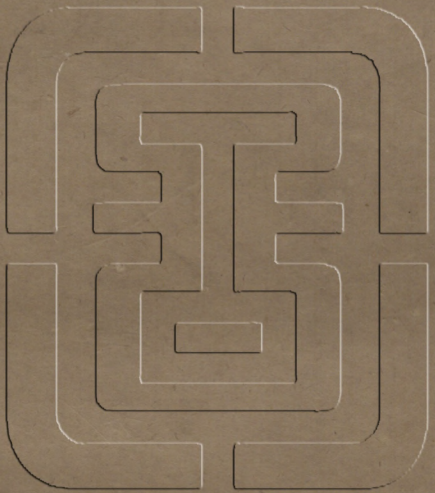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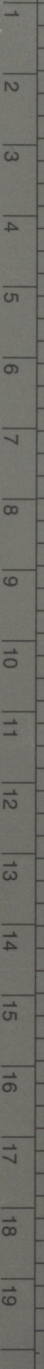
1574



高太史鳧藻集

一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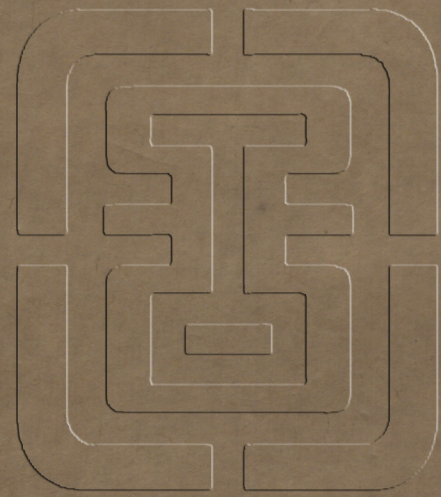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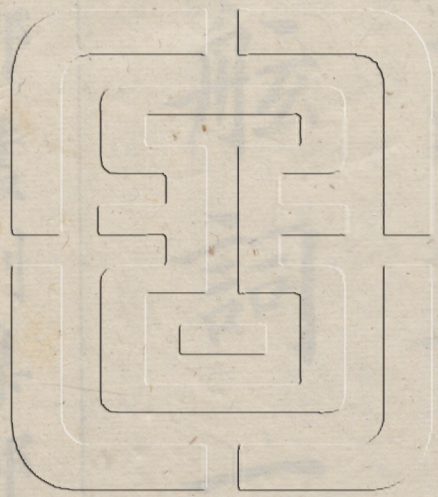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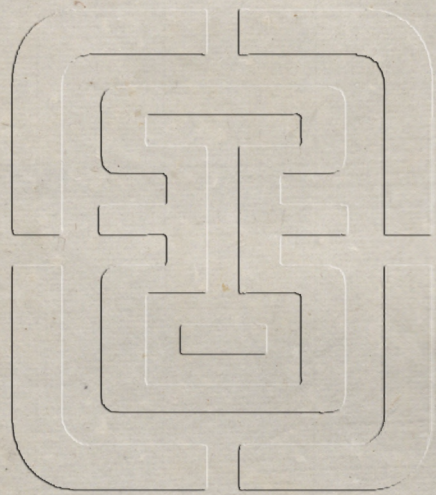




鳧藻集五卷

扣舷詞一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明正統九
年周忱刊本景印原
書版匡高營造尺六
寸一分寬四寸二分

高太史鳧藻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發之理明矣而
氣或不充則意雖精辭雖達而萎
靡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蘇文定公曰
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

可以養而至善觀文者觀其氣之所
養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
而下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賈董班
馬劉揚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
王之數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豈

必追琢締繪學為如是之言乎其
以寬厚宏博汪洋放肆而不可掩者
則其浩然之氣所養可知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鑒近世華靡
之弊制誥典冊之文一尚淳朴當時

在兩制居史館者皆極天下之選而
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先生名啓姑
蘇人自少警敏力學弱冠即以詩文
鳴於鄉郡張士誠據有浙右屢以禮
招之不就避地居吳淞江上以詩文

自娛樂洪武初以廷臣薦與脩元史
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命教授諸
王之拜戶部侍郎以年少不敢驟
膺重任辭歸故鄉益肆力於詩文居
數載不幸以故人得罪沒于京師年

甫三十九其詩有走鳴集有婁江吟
藁有姑蘇襍詠皆已久傳于世四方
之人莫不知其詩名而獨未見其文
也予來姑蘇訪求於先生之內姪周
立得其手抄先生之文曰鳧藻集凡

五卷因取而讀之愛其意精而深辭
達而暢有溫純典則之風而不流於
踈略有謹嚴峻潔之度而不涉於險
僻談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
務飾而華彩自呈不追琢而光輝自

著蓋由其理明氣昌不求其工而自
無不工也讀之不忍釋手自是其集
留予所者十有餘載今年春監察御
史錢唐鄭公士昂過予公館中論及
先生之詩而公以未見其文為慚予

因出是編相示鄭公讀之既卷而歎
曰古人論文章謂一代不數人一人
不數篇先生沒已七十年是數篇者
幸而尚存豈易得哉是不可以無傳
乃屬司訊張素略加校正命長洲縣

丞邵所以公錢刻置郡學且徵予為
之序嗟乎方張士誠據淞右時士大
夫之欲苟且貴富者莫不從仕以就
陪臣之列先生獨脫然去之而以詩
文自娛樂此其浩然之氣所養為何

如哉觀於是集從可知矣序而傳之
使世之讀是集者非惟知先生於詩
文有兼至之長抑使知浩然之氣在
天地間不以貴賤壽夭而有所增損
也

正統九年六月望日

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

雙崖周忱序

高太史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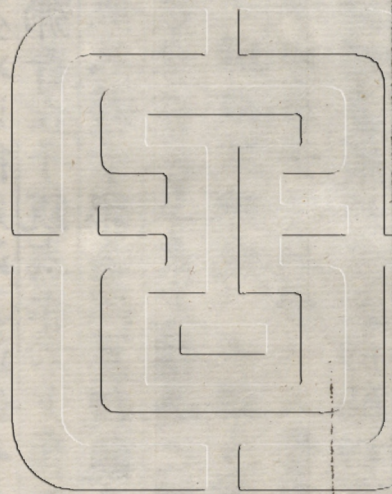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貌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擬絕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宥縈迎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水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元酒之味不閑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寇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憚為文尚氣多辯難攻擊之

體讀之鹽、忘倦大抵以先嚴掩其兼美張士誠有
浙右時羣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
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焉陪臣饒介之丁仲容
輩以詩自豪及見啓為歎服啓尤好權畧論事聳人
聽故與饒如稜左契之交者若王彛揚基杜寅張憲
張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賁之徒胥不羈膽才爽邁有
文談辯華給憫然以為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
明興以其臣薦偕謝徽等聞於

朝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以
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

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江上遨遊青丘甫里之墟始
彌槎軒又彌青丘子銳志亦不少衰矣居幾何忽從
故時一二俠入遊于郭適江夏魏觀為郡老而好士
延見王彛輩啓嘗會于京尤禮遇之不得已亦廁為
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悒不樂遂塞連以沒年甫
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入曹劉李杜之壇奚
止此哉其詩類彙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寶生欲
為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歆羨
必不泯焉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為詳故特為傳庶貽
不朽云

洪武乙卯二月隴西李志光書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一

論

威愛論

後學周立編輯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或以愛誠有以結於人者則趨事赴功有不期然而然何以威為哉予曰不然此御軍之要也蓋愛勝則姑息威勝則嚴明胤侯知其然故於誓師之際深警之若此欲其恐懼而用命也嗚呼以仲康之賢討羲和之沉亂其必濟可知矣然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而況

後世之衆人欲從事之強敵者哉夫三代之兵也出於民居則習其政教而知義出則聞其節制而知法皆有尊君死上之心赴公戰如報私仇者抑且有所以謂擊戮之刑弗勗之戒焉近世之聚而為兵者非田野之惰夫則鄉里之惡少亡命行剽椎埋鼓鑄之流也政教不習而節制不聞苟無威以臨之則其桀傲狼戾悖自肆者可勝道哉今之人家有驕子非其子之性驕也愛之而致其驕也教之而不從役之而不動於是有悖逆干犯之患矣若小過則訓之大過則杖之子其有驕乎將之御三軍者固無異於是然

將之於三軍又非若父子之有天性之親而不可一日離者則愛之其可過於威乎况戰者所以驅之於死也好生惡死人之至情非得尊君死上之人則視白刃之交於前流矢之集於左其不震懼辟易顛倒而奔走者幾希矣故兵法曰畏敵者不畏我畏我者不畏敵何以其能畏我也殺之者而已矣蓋非嗜殺而自殘也恐其畏敵而先後敵或乘而覆之是舉軍而棄之於敵其自殘不已多乎故愛其子者賊其子殺其軍者全其軍設使兩軍勇怯相若一樂其將之寬一畏其將之嚴卒然遇於原野之間援桴鼓之

則嚴者莫不奮戈而爭前而寬者或有一二遁矣何則彼恃愛之而不殺也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且立威者非欲其若楊素之求人之過而殺之也亦曰令之嚴而罰之果不為煦、姑息之計耳古之豪傑所以能使士卒畏之若鬼神之不可犯納之於死而不避投之於險而無所辭百戰百勝功立於當時而名存於後世者用此道也或又曰然則威可以無愛矣乎曰何可以無愛也專愛則衰、則怠專威則急、則怨、與怠其敗一也故愛而恐其至於怠也則攝之以威而作其氣威而恐其至於怨也則

濟之以愛而收其心愛非威息不加威非愛勢不固威愛之道所以兼施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雖然豈特為將之事哉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矣

四臣論

古之所以能國者有四臣焉何謂四臣曰社稷之臣腹心之臣諫諍之臣執法之臣也何謂社稷之臣忠蓋孚於上下威望加於內外敵國聞之而不敢謀奸究畏之而不敢發正色立朝格之不來而麾之不去若漢汲黯吳張昭唐郭子儀是也何謂腹心之臣識

足以達天下之機畧足以濟天下之業從容帷幄謀
成而羣臣不知計定而將軍不聞若漢良平魏荀彧
秦王猛是也何謂諫諍之臣匡君之非而納君於善
不阿順以取容不迎合以求悅正言不迴觸犯忌諱
雷霆發於上而不驚鼎鑊具於前而不顧若唐魏徵
褚遂良張九齡是也何謂執法之臣直道而行不憚
權貴逢奸必舉遇惡必擊使豺狼狐狸屏息而不敢
動若漢王章蓋寬饒唐宋璟是也蓋社稷之臣以忠
腹心之臣以智諫諍之臣以直執法之臣以剛此四
臣者國之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夫以匹夫之取友尚

有能死義者能忠謀者能責善者能禦侮者而況於
國君乎而況於天子乎故國無社稷之臣則無以抗
大難無腹心之臣則無與圖大功無諫諍之臣則無
以與格大過無執法之臣則無與除大奸無與抗大
難必危無與圖大功必敗無與格大過必昏無與除
大奸必弱故古之興者未嘗無四臣而亡者未嘗有
四臣也嗚呼四臣者豈真不易得耶君無優養作起
之術爾故所以待社稷之臣者當尊以禮高爵而重
祿之使危言不能中細故不能疎則彼必以社稷之
憂為己憂社稷之辱為己辱毅然以身殉節而不變

而大難可抗矣待腹心之臣者當推以誠畧去苛禮
示之坦然食則同器坐則促席所言無不用所欲無
不與則彼必竭思慮之精效勝負之計而大功可圖
矣待諫諍之臣者則當納以寬九有所論奏停輿以
受之賜帛以旌之雖激切不怒雖指斥不罪則彼必
務盡直心政事之關日間聰明之道益廣而大過可
格矣待執法之臣當假以威不以私愛撓其權不以
譴辱挫其氣使強者不敢傷讒者不敢毀則彼必鍊
錫風生刺舉無避以尊朝廷之勢而奸可除矣若或
棄忠而擅智惡直而害剛平居而上唱下和相聚自

賢勢孤而不知機去而不察政失而不聞威削而不
悟及一旦臨變茫然無所救豈不可哀也哉詩曰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敷予恐後世之君無四臣而致
其敗也

記

遊天平山記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灑氣澄肅予與
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載醪相與
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
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

作冷、琴筑、斝子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
謁魏公祠憇遠公菴然後由其麓祖杖上山多怪
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
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繁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
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
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
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
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十人皆石穴空洞廣石
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
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用斝伍競逐幽勝登者止

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叱者怡然若有樂者悵
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雖所遇不同然莫不皆有得
也予居前益上覽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
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
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
見山之雲浮、天之風颺、太湖之水澌乎其悠、
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
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因於荒
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吟呀鳥獸鳴
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

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惟怯頽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里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為記

生白室記

莊周氏之言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耳目

去心意而任夫性則道集至虛之宅而純白生焉四明陳君德明悅其說乃以生白名所寓之室介友人求子記之予嘗讀周之書觀是說者雖仲尼所以告顏子蓋寓言耳其義雖美然未能盡合乎聖人也陳君豈將學者邪周之道蓋欲放心自得之場以與物冥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君今筮仕昌朝出資宥府簡牘填委寔待剗裁而目欲無所視耳欲無所聽而心欲無所思能乎不能也君既不能為之則吾亦不能言之矣請言其可能者以記君室可乎夫心之體本虛有不虛者物之室也物非能室之也誘於物而

為之累也故聖人教人目不能使無視能勿視於邪
耳不能使無聽能勿聽於淫心不能使無思能勿思
於妄而已爾苟三者之用皆出於理而不私則雖日
與物接其外蔽交而中之虛自若也吾虛既存然後
光明洞徹昭然而不昧者發焉燭至幽而不遺察至
隱而能著此則明而誠則明之道也又豈務於虛
寂而無為於世者之事哉君好學善辯嘗燕休是室
之中尚能虛心而觀以審其取舍之幾也夫

蜀山書舍記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

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
千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羨屋雖朴而粗
完書雖不多而是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
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
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璫之於
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
衡之於用凡接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
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
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
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

占山水之勝築廳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九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修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第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偃馬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目以自厲焉

清言室記

帝應物詩有曰清言怡道心予友張君讀之有所契目掇句首二字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室在寢門之內戶庭密深惟案絮素蓋將於此縱玄虛之談息世俗之論者也予惟昔魏之衰士大夫有擅嚴勢之強溺酣淫之樂而唱為清談假以自高者其流至於西晉卒亡人國論者至今欲之張君豈蹈其轍哉夫君子之觀人其道雖殊必先於其言非以其發於心志之微而善惡有不可掩者夫故靜者其言簡躁者其言繁汙者其言卑達者其言遠理必然也張君

嘗學道且究於醫得養生之理吐渣滓而納清虛厭
華腴而嗜澹泊事物之末能為其累者寡矣邪穢之
念不萌于心故煩濁之語不出于口內外一致非若
昔人之矯為也豈不足尚乎然言不可以自述也必
有問答者焉張君室中所與揮塵而相對者其誰哉
予聞此邦多異人道路塵埃中如魏伯陽許長史之
倫安知不往來其間邪張君儻識之迺於是室分據
木榻為中夜之談予得執燭隅坐以聽之豈不幸哉
雖然猶未忘於言也有道者之教人默焉而意已傳
予雖凡陋能使預聞不言之妙乎

煮石山房記

昔者先王教民稼穡而使之粒食又命火官別五木
順四時改火以利烹飪之用而後民有以養其生而
無天札之患五穀之美萬世寶之雖有芻豢之豐不
敢使勝其氣所以為民之天而不能一日無焉後世
神仙之說興方士始導人以絕粒之術采草木鍊金
石而餌之謂可以去渣滓而來清虛却衰老而致輕
舉余嘗恠而疑之然獨念滋味人之大欲也自宴享
飲食之禮廢而人之奉養無節割鮮炙肥極海陸之
珍以相侈尚罄萬錢於一食脩百牢於一獻外則困

衆人之力內則傷五臟之和卒至於廢其家國而喪其身與夫不甘粗糲遂隳其操輕冒危辱以營口腹之嗜者皆往、而是也而方士居窮岩絕谷之中禁斥甘腴啖粗礦之物卒歲而不厭亦難能之士哉金華葉山人賣藥身城南題其室曰煮石山房嘗邀余過之指山而告曰是吾園也苟不壞則無憂飢矣子能以文記吾居當授子是術焉余方有役於世未能從山人以學則雖有言未足以知山人服食之妙也故獨以所感於世者書之使或有曰余言而少警者去淫靡而樂澹泊亦豈非山人之志哉

靜者居記

潯陽張君來儀以靜者居名其所寓之室嘗屬余記之久辭而未獲也一日與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樹翳深庭戶虛寂落然無器設容顏而歎曰羨哉居乎使張君不勤動於外有以自樂而成夫靜者非是居乎余謂客曰子何言之疾邪今有人焉處空谷之中棲長林之下干戈之聲不聞車馬之跡不至其居靜矣而利祿之念不忘於心窮約之憂每拂乎慮雖夷然而行塊然而坐顛倒攬攘無異奔駑於埃壒者子謂其果靜乎又有人焉遊於邑都宅於市里鄰有歌呼

之喧門有造請之雜心倦乎應答身勞於將迎其居非靜矣而抱廉退之節慎出處之誼雖逐、焉群於衆人而進不躁忽視世之揮霍變態倏往而倏來者若雲烟之過目漠然不足以動之子謂其果非靜者乎蓋靜也係於人不係於居人能靜則無適而不靜是居之靜無與於人人之靜亦無待於居也雖然亦有待其居而靜者矣然非此之謂也傳曰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自克己以復之主敬以守之至於安重而不遷淵靚而莫測則其體靜矣故曰仁者靜張君之志蓋在於是而假以名其室子豈未之思乎容

未有以應張君起而謝曰居靜而非靜者吾知其所警居不靜而靜者吾知其所勉若居仁而靜者雖非愚所及則願學之焉子之言備矣豈不足記吾居哉請書之願余欲靜而未能者姑書以識之俟他日從君而從事焉

夢松軒記

昔馬麟嘗讀史見其祖援之功烈自感奮不忍使墜于地卒為名將繼美於前人矣近代卿相之後有不數傳其譜牒尚明家乘猶在而子孫已失其業甚者目接其光輝身承其教訓續室未久而棄衣冠之

華趨沽販之賤不自知耻以玷厥祖者往、而是也
璘乃能遐追遠慕繩其武於數十世之上可謂有志
之士哉余友丁君志剛讀史書見其先有夢松生腹
而為公者目題所居軒曰夢松以識追慕之意間屬
余記之余謂君今距公幾世矣非有光輝教訓身承
而目接也亦非譜牒之可尋家傳之可續也乃欲遠
繩其武亦可謂有志之士而無愧於璘者矣然君知
公之夢松而亦知公之所以夢松者乎蓋公負挺持
之才抱堅貞之操其德有象乎松而將為若廊之用
也故神鬼感會鬱然之姿見於寢寐之間是非固有

斯夢之祥而能致為公之貴蓋有為公之器而能名
斯夢之祥也若輕詭譎邪之徒而欲據台鼎之重者
則其合睫之際松未生於腹上而蠅已集於鼻端矣
君今好學而脩盤礴田野苟能處是軒之中朝夕自
厲以思紹公之德則吉夢之來有時而其九重之上
亦有徵夢而相求者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安晚堂記

余在

京師同里朱君炳文以郡薦就試春官既傳而將歸
過余請曰天資吾家使二親康強具存堂築堂奉之

寬閒靜深可以燕娛欲吾親之優游於是以樂其老也目題曰安晚願予為我記之余惟孝子之安其親宜無時而不然而獨於其老哉蓋人朝而出晝而馳夕則宜息焉少而進壯而行老則宜休焉故凡屆于桑榆之時筋力已憊而猶勤動勞驚不使寧佚以享其餘年者非理之所宜也傳曰老者安之然則孝子之於親雖無時不欲其安至於老也豈不允所當盡心哉若夫安之亦有道矣奉觴調膳甘滑滷醢以薦之親之口安矣而物有以拂其志則非所謂能安也縣衾篋枕痺痲拘搔以事之親之體安矣而行有以

累其心則非所謂能安也必也居而脩諸身出而事於君皆盡其道無一足以貽親之憂則善矣不務於是而惟以口體之養為安豈未知其本哉余向居吳時嘗獲拜炳文之嚴君年六十餘而氣貌充充然固知其安之有素矣况逢

今天子既定四海推大孝之心欲使天下之老者皆安炳文又以才進料得祿而為養其親有不安者乎吾文聞安則靜靜則難衰難衰則壽可必矣今炳文能安其親將見蒼顏白髮婆娑於是堂之上者其樂未易艾也請記諸壁以俟

水雲居記

京師四方之所走集居人櫛比而廬不隙尺地求遐
曠之適無有也吳陵劉兩僑於東城之隅扁其室曰
水雲居嘗請余為之記余間過其居而異之曰子之
居前闌闔而後營衛固紛囂塵土之區也惡觀夫水
與雲共雨曰吾少家江海之上嘗觀夫洪波東馳浮
雲飛揚吾則拏舟以嬉泝洄瀾逐流景與之俯仰而
上下心甚樂焉今雖幸處

轂下顧以無材不能備世用欲歸還鄉復從二物者
遊而未得也故名吾室以志之先生何疑焉余聞而
愈異之曰告之曰夫雲之與水非隱者之所宜從也

子見其涵於江湖悠於窠窟若無事然謂與己
適相類也欲狎而與之遊然不知舒布覆被而雨四
海者雲也奔走放注而溉千里者水也彼皆有澤物
之勞焉子乃以無事求之吾恐水遠逝而雲高飛皆
將去子而不顧尚得而與之遊乎子今遭逢明時出
門即朝廷之上其勢易達也當奮揚其光英涵泳其
德性進用於世使所施有及於人則二物者皆即在
子之身無所往而不與之俱又何求於渺漫杳靄之
鄉乎兩瞿然謝曰先生命我矣遂書留其壁間以為記

槎軒記

槎浮水也余嘗客松江之上濱江之木當秋為大風
所摧折者隨波而流顧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軒及
遊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為篆二大字自是或仕
或退東西旅寓所至輒扁于室今年春自城南徙夏
侯里第復以揭于南軒客有過而疑者乃謂之曰子
不觀夫槎乎衆槎之流同寄於水也而涸薄蕩汨或
淪於泥沙或棲於洲渚或為漁樵之所薪或為蟲螿
之所蠹或垂洪濤東入於海茫茫浩汗莫得知其所
極而亦有一槎焉或墊或浮或泛或止方比倏彼而
不可期者水實使之也然槎雖寄於水而無求於水

水雖能使槎而無意於槎其漂然而行泊然而滯隨
所遭水之勢爾水蓋未嘗有愛惡於槎亦不知有
德怨於水也人之生而繫命乎天者亦何異是哉夫
林、而立者皆人也而有貴為王公有賤為輿隸有
富有千駟有貧不能飽一簞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
終亨前興後什變遷無常而輾轉不齊者非天孰使
之然天雖使之而豈有意哉磅礴絀縕厚薄隨其所
得與人漠然而人自不能違爾世之不安乎天者乃
疲智力以營所欲悲失喜得而卒不知得失之不在
已也非惑歟此所以有感於槎而取以名軒也且

子又不觀夫水與天乎其奔淍也隨地形而成其旋
運也乘氣機而動二者猶不能自任而況槎與人乎
若余天地間一槎也其行其止往者既知之矣來者
吾何所計哉亦安乎天而已矣顧吾槎方止幸不為
薪且蠹則是軒者其論樓之地乎既對客遂書于壁
以自厲洪武六年秋九月青丘退史記

遊靈巖記

吳城東無山唯西為荷山其峯聯嶺屬紛、靡、或
起或伏而靈巖居其間拔竒挺秀若不肯與衆峯列
望之者咸知其有異也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

蓋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
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吳王
夫差宴遊之遺處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栖遲
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
閣以瞰具區之波曰涵空虛明動盪用彌竒觀蓋專
此邦之美者山而專比山之美者閣也啓吳人遊此
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闕勝莫可蒐剔如鄙子之陋者
今年春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其客十
人復來遊升于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于輿則石
之竒者突然出氛嵐為之蹇舒杉檜為之拂舞幽顯

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遁然後知於此山
為始識於今而素昧於昔也夫山之異於衆者尚能
待人而自見而況人之異於衆者哉公顧瞻有得曰
命客皆賦詩而屬啓為之記啓謂天於詭奇之地不
多設人於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
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巖為
名山諸公為名士蓋必相湏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
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啓之陋而亦與
其有得焉顧非幸也與啓為客最少然敢執筆而不
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約諸暨

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台唐參豫童陳增吳郡
金起金華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素軒記

魯丹桓宮楹而春秋譏之夫以諸侯過飾其宗廟聖
人猶見非於禮制之不可踰如是也後世習俗奢僭
波頹風靡能循乎禮者寡矣浮屠之法又為世所崇
故往大為其宮飾以金銀塗以彤碧輪奐絢爛以
事其所謂莊嚴者論者未嘗非之處者亦不自疑蓋
可歎也浩上人居吳之靈鷲院澹泊清苦持其律甚
謹嘗被召赴

京而還治室於舍之西偏簡朴粗完無彩繪之飾榱
桷壁牖悉塗以堊問之則曰吾非不能為彼也誠以
安居而食於人得此亦足矣尚敢有加哉曰自題曰
素軒而求余記之士人可謂善居室者矣有自足之
心無踰禮之弊是皆可書則為之記也寔宜乃進而
告之曰夫雕鏤琢刻不如璞玉之渾堅烹飪調和不
如大羹之和美文章詞令之工威儀容觀之盛不如
忠信之是貴則彼知輪奐絢爛者固不如茲軒之朴素
也然吾聞說者曰素者質也白也質則實而不華白
者純而不雜既實且純道之體具矣則素其軒孰若

素其行素其行又孰若素其心哉上人於是而致力
焉則可以盡名軒之義矣余以上人好從儒先君子
遊故以是告之且并以所感者書之尚無以余言為
其徒病也夫

歸養堂記

稽岳王常宗父文行高峻嘗以布衣名修元史議
論制作稱執筆之任焉書成上進同館之士咸得
賜金幣遣還還有欲薦入禁林者常宗辭曰吾非不欲
仕也顧母老不樂去其鄉旁又無他子侍養吾可留
此而使吾母久西望于吾亟歸爾乃歸得第一區於祈川

之郭有花竹池沼之勝中一堂寬間靚密煥涼具宜
常宗則奉太夫人以居旦輒冠帶率婦子升視饌已
取聖賢之書誦歌於其側家雖貧而安焉毋詔子唯
怡愉如也嘗名其堂曰歸養使來屬余記之有疑者
曰異哉常宗之名斯堂乎吾聞為養而出仕者矣未
聞舍仕而歸養者也及親之康強當奮取高爵他日
奉身而還駟車洋、光耀閭里奉牲酒上堂以為娛
則所謂養者豈若今而已常宗何遽歸哉余曰不然
也古之為養而仕者以抱關於其鄉不必去其親也
不舍仕而養者以受命有方王事之靡盬也且官守

之責未及菽水之奉猶具豈輕遠其親哉故雖莫不
欲登踐華顯以為親之榮然亦莫不憂曠闕定省以
貽親之思也若夫身貴能退而及養者事之不可必
者也親老而當養者心之所宜懼者也於宜懼之年
而去以待不可必之養是得為智者乎由是觀之則
常宗之歸養亦無所不可矣然則堂何以名曰志其
樂也蓋養雖常宗之志歸則

朝廷之賜蒙 上賜而為親驩樂孰甚焉名堂以示
不忘忠孝之義在矣而子何疑乎言已常宗又以書
來督記遂論次復命焉旦夕東遊登堂拜太夫人於

賓友之末尚當賦之以為壽也

春水軒記

余寓野之居有軒焉其在右皆名田今年春淫雨淹月江水夜溢潦被于田莽若巨陂余嘗開軒而望之見其微風吹瀾瀾漫一白蒲菰之所以榮魚鳴之所飛泳渺然有江湖之想焉意頗樂之乃題其扁曰春水間延客飲其中客顧而歎曰嘻子宅此幾年矣嘗見有是水乎湯之流則昔秣之畦脩之菰則昔芄之麥也今吾農方運機本以引深抱積薪以塞决子固目之矣然彼皆驚而馳子獨恬而嬉彼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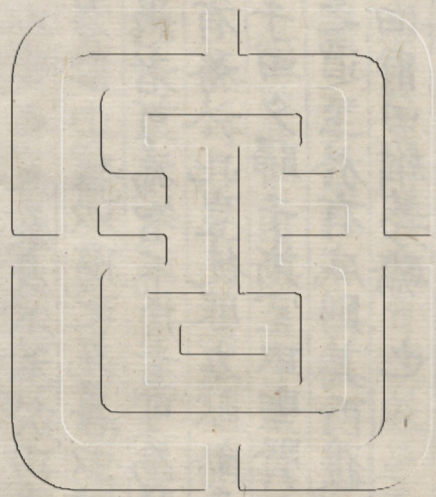
戚而彌子獨喜而哦何子之情遠人哉夫田不登則歲飢歲飢則民窮民窮則里弗靖里弗靖子能專有是樂乎今奈何以目之適而忽身之厲哉余瞿然曰有是乎客退欲撤其扁既而思曰是足為吾規矣且使凡欲樂於己忘人之憂者入吾軒者皆有以覽而自警焉豈不可哉遂書客之言于壁以為記

白田耕舍記

白田在吳淞之濱距郭三十餘里吳淞由具區之水東流而為川去海不遠潮汐之所通焉其旁名田數十萬頃悉賴以灌惟白田最下常為水所冒歲不得

藝人曰以是名之父老患焉相率築堤以防其外畚
土以培其中為勤累年而免於水今乃遂成腴沃與
他田比耕者資其所出咸自致殷足焉丁至恭氏居
田之左嘗闢一室前臨平疇後列嘉樹日課僮奴以
耕休則偃息於其中曰名曰白田耕舍余居江上與
其室甚近至恭曰造余固請為之記焉余惟至恭欲
知耕之說則將求者農而學焉又奚俟於余哉吾知
所以記之矣蓋嘗觀乎是田始為蒲葦之陂今則禾
黍之所生焉始為鳧鴈魚鼈之所遊集今則耕者之
耒雜出於其上焉豈地有變哉人力致然也嗟夫人

之於田能積用其力雖污澤可使為美壤至於其身
而不思所以變之豈愛身不若於田乎故凡人欲之
汨於其心者能由禮以防之充善以培之使禮義之
根常發則愚者可為智不肖者可為賢矣至恭好學
而修固當有務於此豈徒服力畝為野人之事而
已耶朝往于田夕歸于斯室取聖賢之書而讀之求
所以自治之道至於有成則其所獲不止於有秋矣
尚毋曰無佃甫田維莠驕也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二

序

史要類鈔序

後學周立編輯

余嘗讀史病其煩而難記散而難觀也目仍通鑑之
舊采掇而分次之所以舉要以省其煩立類以合其
散使之繁然可考而無難也摠為二卷名之曰史要
類鈔嗚呼世教衰而博學審問之功廢學者日趨於
苟簡而不自止故經有節文史有畧本百家諸氏之
書皆有纂集以為一切速成之計遂使義理之微不

備事變之實不詳無以淹會貫通明其同異而辯其得失矣此蓋為學之弊至是而極矣余為是編豈所謂耻過而作非哉亦余之不得已也夫三代而下作者日滋其於言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其間皆莫非至理之所在也苟欲窮之則茫洋浩汗非殫歲月疲精思有不能究其萬一亦可謂難矣而況余以魯鈍之資處喪亂之世奔走之役勞其形憂患之事拂其性而欲從事於此豈不又難矣哉然嘗懼其荒落而卒於無聞也故區區於聖賢之書猶不敢廢間日讀史而作是編以自便覽閱雖未免苟簡之失然其

興壞理亂有切於當世者亦具在是則庶乎可免為無聞之人矣故曰亦予之不得已也天若欲成其志使得有飭粥之養以自返於大山長谷之中一肆其力於所未知則亦將無事於是編也

元史曆志序

夫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聖王莫不重之其文備見於傳記矣雖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月日法以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為乖異哉蓋天

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久而不能不差
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初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
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救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
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
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
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
歲國兵南伐而天下畧定推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
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
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遠
創為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

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
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
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
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為金雖改曆止以宋紀
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
鼎臣鄧元麟毛用翼劉巨淵王素丘鉉高敬等參考
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景參別同
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
授時曆十八年頒行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
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徵考證前代人為附

會之失誠可為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於此者也今衡甸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曆議故存皆可考據是用具著于篇惟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為書猶在日附著于後使來者有考焉作曆志

元史列女傳序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為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游

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闈之中弱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觀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畧也元人喪命百有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有矣然其繁殆不能盡書今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送唐處敬序

余世居吳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交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餘年來徐君幼文自毘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處敬自會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張君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卜第適皆與余鄰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滯之懷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隱約之既久而優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竊嘗以為一郡一邑有抱材藝之士而出於

凡民者皆其地之秀也若諸君其諸州之秀歟以諸州之秀萃於一鄉吾里何幸哉且人之求友者或命駕畏糧遊於四方而未必可得今余不出閭閻而獲友之多如是則非吾里之幸而余之幸也然自前年士敏往雲間去年幼文往吳興今年處敬又將往嘉禾而仕焉衆客觴別於余舍酒半余戚然曰諸君之居吾里誠幸矣今去者過半而留者猶未可羈也然則誰終與處此乎客有起者曰子母戚子單居寡侶時不知有諸君之合也及用聚群遊時又豈知有諸君之離哉合而離、而合其理無常則他日之復合

於此者固未可知也言既客又有起者曰君子所貴
乎同者道也所喜乎合者志也古有尚友於千載神
交於千里者以有所合而同爾豈必生同時居同里
連棟宇之密而接杖屨之勤乎諸君能以遠而忘
其好不以踈而易其志不以窮達而渝其父要之心
則雖限胡與越而亦不異於北郭之近矣衆客皆喜
既醉而別余善其言遂錄為送處敬序

送倪雅序

余少嘗事舉、負氣好辯必欲屈座人一日遇倪君於
客館其年又少而氣則過余與之論兵家書窮盡漏

余不能屈也故余且異君而君亦不鄙余遂相與定
交焉自是每見必挾史以評人物成敗之是非按圖
以考山川形勢之險易或命酒對酌歌呼淋漓意氣
慨然自謂功名可致不難也中罹變虞余旅食江上
別君者累年屏伏摧沮曩時之意盡矣及歸而訪君
城南則亦載筆僕、新辟為宥府掾曹署間問之則
曰親老矣方急於祿養餘非吾事也間出其從征時
所為渡長江踰長淮登龜山過盱眙壽春諸詩讀之
皆悲壯沉鬱感風物於一時懷英雄於千古者然後
知君雖折而氣不衰其過余者固在也今年春檄調

松江慎旦過辭且求所謂贈言者余聞良材之木不
就刻斲則無以為羨觀逸足之駒不脈調御則無以
能致遠瓌璋魁閣之士不遭困約卑屈則無以益智
慮而成志業使吾二人者當時以邁往之氣未試之
學驟進而用之則今寧不有悔乎故凡不達於少者
非不幸也雖然君今出而與有民焉苟蓋心於為政
則此而上猶階而升堂也功名果何難致哉若余日
習荒陋不能自白于世間海隅多棄地可耕以卒歲
則願受一廛焉

送錢塘施輝脩太廟樂器序

至正二十三年四方粗平大藩遠夷悉效職貢

天子以惟

列聖降祐用克康濟斯難將有事於大

室以告成功以答靈貺而樂器故弊懼無以格神召

和乃命春官某馳傳江南爰求善工以脩製之於是

錢塘施輝以斲琴應詔昔我世皇受命既定海宇肇

造一代之樂時輝之祖實以是藝進得官而歸今輝

能世其業際中興之運復得用於宗廟之間是可嘉

矣雖作樂之意所謂崇德象烈者非其所喻然制作

中程者發響應律備搏拊之用合詠歌之聲使雲車風
馬洋洋而來下者亦豈可少哉故其行也士大夫咸

錢以詩而俾啓為之序啓竊有所感焉蓋聞諸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天下之政猶琴瑟爾今國家承大亂之後紀綱縱弛凡百年所行之法其久而弊若此罷者亦多矣苟得大工以脩舉之則其感和順之氣格頑蠢之心也何難焉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輝能以此一言乎

送二賈君序

至正己亥歲余閱江浙行省貢士目有名祥麟名祥鳳者其氏俱賈其籍俱杭之海寧詢之蓋兄弟也余

謂浙之為省列郡累十支邑累百抱藝而就試者累千也然限以名數能進于列者無幾焉求二人同出於一郡者寡矣况一邑乎求二人同出于一邑者又寡矣况一家乎賈氏二子一舉而畢登是列豈不足稱哉今人家有草木花實駢生而並秀者猶傳以為瑞二子非賈氏之瑞乎時頗心羨之而未識其人也明年行宰相以京師道梗不能使試於禮部遂以便宜棧校官於是祥麟為長洲縣學教諭祥鳳為學道書院山長皆來於吳目得與之友焉問學以相資道義以相勉不自知其好之深游之久也乙巳春二君

始得代告歸求所謂贈言者余觀二君之名而有感焉夫麒麟鳳凰天下之瑞物也出必當國家之治不治而出非瑞矣二君今歸海隅蓋習舊業不急於其出則所謂翔浮雲之表游大野之外也他日應時而來和其巖耀其文則又為一國之瑞不特瑞一家矣初尊君命名之意其亦出諸此乎二君歸謁試以諗之

送呂山人入道序

嘗讀五代史見縉紳之士能嫉世遠去不污真亂者曰鄭遨張薦明二人而已而其隱也皆托跡山林為

老氏之徒余始恠之以為君子知不可仕則韜晦以養其志可矣何必變衣冠之制棄詩書之業長往而不返哉豈非干戈之際武夫得志童甫縫掖之流不為時之所喜柳恐為人之所迫不如是不足以自絕歟求其志未嘗不深悲也且當是時中國之主屢易士以苟得幸免為心而無愧耻之節風俗蓋大壞矣而猶有二子者焉今天下雖亂未至於極斯人者何獨少哉蓋有之而余未得以見也若呂山人其庶乎二子之所為者乎山人少欲舉進士遭時兵興遂避地梁溪汾湖之間閉門教授服粳茹糲以勤苦自厲

絕不干於人久之猶以為未也迺著黃冠謝遣弟子
將東遊海濱求大山長谷而居之噫山人之志亦可
悲也夫昔歐陽公傳邀薦明之事歎世亂文字殘缺
賢人之跡湮而不聞故所得者甚寡有悲傷不滿之
意余懼山人之名亦遂泯也故為文以送之他日史
臣欲訪遺事於草萊之間庶區、之言或有足徵焉
山人名敏字志學毘陵人

贈何醫師序

友人余君唐卿將以使事杜海虞抵余言別且有請
曰吾友王仲元氏有痔形下體甚苦越醫何朝宗益

熾以藥使盡其毒而起衆始駭而卒服焉仲元德之
欲吾文以報適有區、之後不克為之執筆願子惠
一言焉余未識仲元雖唐卿之友猶余友而余文豈
唐卿之文哉然朝宗與余遊余亦嘗德之者其又何
辭夫治絲之勢者必斷之治水之濫者必決之治疾
之法亦猶是矣方疾之深伏而固結也吮焉而恐傷
之撫焉而恐撓之譬如狎猛獸而養黑兵將不勝其
患矣故必攻之以撥其根潰之而泄其勢庶可以收
全功而無遺悔也然其安也或出於至危非醫之自
信者不敢試於人、之信於醫者不能使之試自信

而人信之世之相遇良難也今仲元之智足以信其
賢朝宗之能足以自信宜其所以收全功而無遺悔
也嗟夫天下之事有之矣憚小害而不為顧大患而
不恤逡巡歲年而莫知其所終豈非自信而人信之
者其相遇為尤難歟唐卿既行使吏持卷來徵書余
既為論次遂并以所感者寓焉

荆南唱和集後序

荆南唱和詩若干首句吳周履道毗陵馬元素所共
著也二君嘗客陽羨荆溪之南故以名編庚子春余
始識履道於吳門相與論詩甚契回以一帙示余曰

此野人之詞也恐世之嗜者少故未敢出子今為我
評之予讀之愛其清粹雅淡有古作者之意曰乞而
藏于家自是履道與余游未嘗不道荆南之樂且曰
恨子不識元素後余卜館雲岩之西岡履道每乘扁
舟訪余至則留連累日余與之緣厓溯澗莫覽無厭
一日雨霽鳥鳴春木蔭聲余遂履道坐磐石命諸生行觴
鼓琴酒酣履道起歌其詩數章既而歎曰自吾別元
素去荆南謂山林燕咏之樂不可復得矣今乃與吾
子相羊於此豈偶然哉又曰吾衰矣恐無以稱列于
後苟得片辭之傳使吾名回而自見亦可以少無憾

矣余當時甚恠其言之悲也越二年履道客會稽竟卒于兵余亦遭亂奔走不遑啓處今年冬棲寓江許間理篋中家乘盡失獨荆南集在焉目拊而歎曰此詩不亡天欲成吾履道之志乎其有傳必矣然履道學古人之道而區區欲以是名豈其志狹哉亦是以觀時之否矣尚念履道雖不幸於事無所試然讀其詩者見其居窮谷而無怨尤之辭處亂世而有貞厲之志則可併其所蘊者而得之不特詩也履道於地下其真可以無憾矣乎是編之首履道元素與遂昌鄭先生皆已有序余復為其後序以識履道平昔之

語聞元素猶隱銅官它日待是而請交焉相與尋履道舊游之跡於山荒水寂之濱豈不為一嘔手

送顧倅序

東南之郡惟會稽錢塘為佳士之仕於外者咸樂居之以其風氣清美有山川臺榭之勝魚稻茶筍之饒人吏恬柔桀猾之蠹稀賓客材俊遊賞之會盛是以慰其勤勞宣其煩滯也而錢塘又為煎之遺都民習侈巧屢屋繁麗歌管之聲不絕於西湖之上故仕者尤樂居焉雖近殘於兵而其所餘猶非他郡之可及也丙午秋淮南顧君攝尹吳陵還調是府判官賀者

咸謂吳陵廢邑錢塘名都攝尹長吏判官貳職去廢
邑而得名都則釋愁歎之殷罷長吏而君貳職則解
責守之重顧君之樂當又過於凡仕者矣余則以為
不然初君之歸自吳陵示余詩若干篇無悼已羈淹
之辭有哀民憔悴之意讀然豈弟君子也夫其往能
忘其憂而思民之憂則於今肯專其樂而不同民之
樂乎凡欲同於民有不獲則憂、則樂復不得而全
矣雖然君子之仕有所勉樂不樂非足計也君之行
凡與遊者咸賦詩四韻以餞而余為之序

送孫先生序

滌陽公始鎮暨陽其客丹陽孫先生實為郡師暨陽
當兵後學久廢先生至則顧其俎豆壞缺絃歌不興
歎曰是非吾責邪迺言於公曰夫禮義者民之軌國
之衛也民不知禮則無以格其非不知義則不能死
其上然禮義之教出於學今學廢民其不知教乎公
撫是土而用不教之民緩急其誰與守此公大然之
先生乃葺齋祭之廬脩講肄之室以與諸生升降乎
其中孜孜汲一日以聖賢之言鑄切之未幾咸知鄉
方莫或自惰來游來歌充滿廡下公視事之間亦輒
從先生游先生為言脩齊治平之道興壞理亂之端

與夫政事之是非生民之利病公往、悅而聽之去
年冬公易鎮中吳先主適以秩滿告公遂要先生俱
東暨陽之大夫士久服先生之訓念其去而無述也
乃使來乞文焉啓惟學校之廢尚矣豈俗之難化哉
更少學而師不善教故也當承平時相習為文具莫
有能致其意者及喪亂荐興老生碩儒竄伏草莽抱
經而不講先王之教幾熄矣間有欲振之者則園視
而嘆其迂曰民且死奚暇事此哉時皆以為良然今
暨陽屢殘于兵井邑荒落其民飢困偃蹇宜若不可
以進於學矣然先生一唱之而興絃誦於呻吟之餘

行揖讓於鬪爭之際而無難者是知人無不可教之
時而天理民彝之存於其心者未嘗一日泯也啓以
先生之善教可書又足以釋時之惑也乃不辭而序
之焉

野潛藁序

余客江上得晉陵徐君友焉嘗出其詩曰野潛藁者
屬余序之余以君詩之工覽者宜自得之不待余贅
也若其名藁之意則請推言焉夫魚潛于淵獸潛于
藪常也士而潛於野豈常也哉蓋潛非君子之所欲
也不得已焉爾當時泰則行其道以膏澤於人民端

冕委佩立於廟朝之上光寵烜赫為衆之所具仰而
潛云乎哉時否故全其道以自樂耦耒耜之夫謝干
旄之使匿耀伏跡於猷畝之間唯恐世之知己也而
顯云乎哉故君子之潛於野者時也非常也且雷鳴
於夏收於冬亦時也方陰氣凝沍百蟄未啓而雷發
焉則妖矣天地閉塞綱紀淪斁而士出焉則謂之何
哉傳曰君子在野書曰野無遺賢是時不同而君子
之有潛顯也然時可潛矣而欲求乎顯則將枉道以
徇物時可顯矣而欲事夫潛則將潔身而亂倫故君
子不必於潛亦不必於顯惟其時而已爾凡知潛顯

之時者可以語夫道不然難乎其免矣當張氏擅命
東南士之樞裳而趨濯冠而見者相屬也君獨屏居
田間不應其辟可謂知潛之時矣及張氏既敗向之
冒進者誅夷竄斥顛踣道路君乃偃然于廬不失其
舊茲非賢歟然今亂極將治君懷負所學可終潛于
野哉聞君素善易於隨時潛顯之義必自有以審之
矣

贈胡生序

延陵胡氏自文恭公為宋嘉祐名臣其後子孫登進
士第致兩制方伯者以十數故世為大族文恭之十

世孫元威嘗領鄉薦為校官若承自濟南張公祭酒
隆安魯公皆以器許之未得試其材遭時孔艱家喪
於兵轉徙旅食於湖海者十有餘年去年冬余客吳
淞之許君適避地於此遂相與定交併識其子景彥
余時違羣遠寓荒江岑寂之濱得君父子甚慰時往
造其室見其環堵蕭然而父子講易終日超然自得
無戚窮慕達之意余深賢之夫世之故家舊族為子
若孫者平居率負以自高及罹變故困踣戎馬之間
不能固厲卒隳志易業以辱其先者多矣若君父子
豈不可嘉也哉今年三月景彥將客邑人蔣氏家來

乞言為別余謂景彥年壯而學富志強而行恭況熟
聞父師之訓固無往而不可尚何待於余言哉然吾
聞出之大者望必深望之深者責必重景彥能不以
出之大者自喜而獨以責之重者自懼則其進如川
之方至吾未能量其所止也文恭之澤未絕中衰而
復昌者安知非景彥乎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脩元史書成上
進詔擇纂脩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
議脩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

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懷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綽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
皇上始踐大寶首下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群然造庭如水赴海而隱者之廬殆空矣朝廷待以庶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蓋先王

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迫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有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廉耻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抱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

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情而厚民俗寔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况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

具書卷二
二十七
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揚 聖澤則又非絮身獨往而
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
後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鄉即光之鄉也嘗存其耕
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逸契乎千載之上
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
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息苟祿而不去於先生蓋有
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別

送樊參議赴江西參政序

洪武三年四月 制以大都督府參議瑯琊樊公為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僉都督事濮陽吳公遣其掾來

致言曰國家始定江右置大都督府以總軍政樊公
時以材選首署府僚自照磨歷都事經歷以至今職
處慎府者蓋十五年矣 上意屢欲大用以方有事
征討而公間於戎務藉其贊佐之力故遲之以俟成
功蓋公於廷臣之中職甚劇任甚久而受知亦甚深
也當王師拓中原下南服平幽朔取關隴戎車四駕
之秋凡邊書之所奏論廟謨之所指授與兵資戰具
之供儲尺籍計簿之鈎核期會嚴迫而案牘繁滋公
度緩急之宜審利害之勢參畫處裁無繆愆遠滯之
弊使戎臣藩將去關門數千里之外而徵書不稽奏

請無壅以得遂其攻取之計者蓋於公頗有賴焉今年上以武功告成羽檄既簡乃始輟宥密之居付屏翰之寄蓋將息其勤勞優以崇顯思至渥也吾嘗貳掌樞筦實與公共事每念其勤而德其助於其別也固不能無情焉子其為文以泄吾私啓作而歎曰唐虞官人以三考為黜陟漢之用士以久任而責其成苟有治績則降詔以褒之增秩以勸之不輕改授也故人得盡力於其職練識情偽衆既信附而吏亦不敢欺焉若甫拜而遽遷朝此而夕彼雖有過人之才坐席猶不暇暖况能據其蘊乎今樊公四遷其官

更十五年不出宥府其能自効卓如此者誠由聖天子知人善任之所致也何其盛哉啓叨掌國史名臣之行事職得采輯而紀錄之於茲文也固不敢辭然又聞豫章之區襟帶江湖今之大藩也皇上方將載韶干戈與斯民休息於無窮公能靖撫一方使堯安稚嬉以復觀熙洽之治他日雖來朝寵賚有加鴻嚴偉績足以焜耀不朽者啓尚當執筆而嗣書焉

獨菴集序

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辯其體意以達

其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辯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之義乖情不達則墮於浮虛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流於凡近而趨俗之風微三者既得而後典雅冲淡豪俊穠縟幽婉奇險之辭變化不一隨所宜而賦焉如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慘各適其職又能嚴不違節言必止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夫自漢魏晉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諸作者各以所長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學者譽此詆彼各師所嗜譬猶行者埋輪一鄉而欲觀九州之大必無至矣蓋嘗論之淵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頌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

不足以詠丘園之致皆未得為全也故必兼師衆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矣余少喜攻詩患於多門莫知所入久而竊有見於是焉將力學以求至然猶未敢自信其說之不繆也欲求徵於識者而未暇焉同里衍斯道上人別累年矣一日自錢塘至京師訪余鍾山之寓舍出其詩所謂獨菴集者示余其詞或閑放馳騁以發其才或優柔曲折以泄其志險易並陳濃淡迭顯蓋能兼采衆家不事拘狹觀其意亦將期於自成而為一大方者也間與之論說各相晤賞余為之

拭目加異夫上人之所造如是其真冥契默會而自得乎抑參遊四方有得於識者之所講乎何其說之與余同也吾今可以少恃而自信矣回甚愛其詩每退直還舍輒臥讀之不厭未幾上人告旋乞為序其帙首辭而不獲乃識以區、之識而反之然昔人有以禪喻詩其要又在於悟圓轉透徹不涉有無言說所不能宣意匠所不可構上人學佛者也必有以知此矣毋逆其歸尚留與共講焉

送丁至恭河南省親序

去年秋余解官歸江上故舊凋散朋徒殆空唯同里

丁儼至恭日抱琴與余遊余愛其清雅和易且能相慰於寂寞之濱故數與燕咏嘯歌甚相樂也今年春一日至恭過余言曰家君主河南之永寧薄年老遠仕儼侍左右顧毋在又不可離輒歲一往觀去歲既往今茲將復行先生能無一言之贈乎余觀吾鄉之人俗不好遊多安於田里視去家數舍則有難色今吳距洛幾三千里必涉江遡淮入潁逾汴而後至況兵革之餘灌莽蕭條狐兔之跡交於塗行者非有名役必以利驅不爾不往也今至恭治裝裹糧不憚遠邁非有二者之徇也特以定省久缺欲一候望顏色

以釋思慕之懷可謂知所重輕矣余豈得以失相從
之私而有所介然哉然獨有所感焉夫殊鄉遠別忽
父子相見上堂起居之餘舉觴奉巵此人子之深願
而天下之至樂也然其得與不得則有幸不幸焉蓋
自海內分崩所在梗阻子之思其親而不得見陟岵
而歌望雲而歎者有不可勝數今
皇上削平四方車書既同雖遐拜異壤往來若東西
州然故至恭之思其親欲見即往無有關闕者實遭
逢昇平之時也然則人子之深願而天下之樂者
在當時人有所不能得而至恭今得之豈非由

上德惠之所及哉幸逢斯時而蒙

上德惠之及則為臣子者可不思所勉乎於其行遂
論次為序既贈至恭且為永寧君壽云洪武四年二
月日序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三

後學周立編輯

序十八篇

師子林十二詠序

師子林吳城東蘭若也其規制特小而彌為幽勝清池流其前崇丘峙其後恠石蒼萃而羅立美竹陰森而交翳閒軒淨室可息可游至者皆棲遲忘歸如在巖谷不知去塵境之密邇也好事者取其勝槩十二賦詩咏之名人韻士屬有繼作任山曰公哀而為卷冠以睢陽朱澤良舊所繪圖而請余叙焉夫吳之佛

廬最盛叢林招提據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靈壤者
數十百區靈臺傑閣薨棟相摩而鐘梵之音相聞也
其宏壯嚴麗豈師子林可儼哉然兵燹之餘皆委廢
於榛蕪扃閉於風雨過者為之躊躇而悽愴而師子
林泉益清竹益茂屋宇益完人之來遊而紀咏者益
衆夫豈偶然哉蓋創以天如則公願力之深繼以卓
峯立公承守之謹迨今日公以高昌官族棄膏粱而
就空寂又能保持而脩舉之故經變而不墜也由是
觀之則凡天下之事雖廢興有時亦豈不繫於人哉
余久為世驅身心攫攘莫知所以自釋閑訪曰公於

林下周覽丘麓復以十二詠者諷之覺脫然有得如
病暍人入清涼之境頓失所苦乃知清泉白石悉解
談禪細語麤言皆堪悟入曰公所以首理之勤而集
錄之備者蓋為是也不然則飾耳目之觀賞詞華之
美皆虛幻事豈學道者所取哉是則來遊而有得者
固不得而不詠曰公亦不得而不編既編則余又不
得而不序也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
身坐磨碣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

似焉夫磨礪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
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
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
亦舍磨礪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
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
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僭耳之
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蜃其窮亦甚矣顧余庸
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况遭逢

聖明忝職

禁署蒙

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

文章德業赫然照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
學不加脩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
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
相去若是之遠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
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
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可以為者責諸己所以多自
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
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
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
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

為贈目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而俾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脩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送示上人序

報恩教寺在吳之北郭距吾舍為近其中有脩竹古檜廣堂邃閣可以覽觀眺望却煩囂而挹虛爽其主席若無言宣白雲聚又皆賢而與余善故與諸文友揚孟載張來儀王止仲徐幼文章數往遊焉每登西麓聚落葉籍坐探韻賦詩抵日入鳥歸乃去寺僧好事者亦往挈茗抱琴來從之有示上人者居衆中年雖少而警慧好學余固期其為良緇流也後余徙

家于郊及從仕

南京不復至者數年既歸今年春始一過焉而無言白雲皆已化去舊僧多散亡竹樹舍宇頗蕪廢弗理計當時同遊者惟止仲在郡餘或出或處亦各之四方俯仰躊躇為之盡然以悲而示上人聞余來迎勞甚臚語昔遊之樂意若願復從余周旋者叩其學則已能究宗要且攻為詩章方為今住山曰公所知延為寺之第一座余知其果可為良緇流也則復為之適然以喜焉未幾上人往往吳江之寶覺寺士大夫多賦詩送之其徒與余善者宗源為來請序其首曰

書疇昔之事與知上人之素者貽焉夫上人往矣然
吾聞寶覺在吳淞笠澤之間江雲湖波沙禽浦樹朝
夕變化之狀不可摹繪固東南之勝區所謂可以覽
觀而眺望者又當遠過報恩則余不可以不遊也欲
遊安得復與向之諸文友者同哉

贈醫師何子才序

余嘗與脩元史考其故實見士之行義於鄉能濟人
之急者皆具錄焉或謂死喪疾病之相救助固鄉黨
朋友之事非甚難能者夫何足書余則以為自世教
衰人於父子昆弟之恩猶或薄焉其視他人之危能

援手授足以拯之者於世果多得乎不多則君子宜
與之不可使遂汰也乃采其尤卓者為著于篇自
退伏鄉里間有斯人之風者猶復為興慕焉一日趙
子禎氏謁余城南言曰近僕有淮南携累而東歸也
奔走水陸之艱觸冒霜露之慘既抵家而俱疾焉盖
老推數口無免者呻吟嚶僵臥滿室湯粥之奉不
時恤問之友不至相視眈眈為溝壑矣醫師何子才
日來視之療治周勤藥裹成績僕有慚心而子才無
倦色既彌月而皆起焉今以衰暮之年與老父幼孫
復得相依以保其生者皆子才之賜也願無以報願

惠一言識區、之感焉余以子禎家素貧固非常有德於子才而子才亦非有異於子禎者乃活其闔門於瀕死豈非以濟人之急為心而世所不多得者乎若是固不可使無聞也然余文思荒落不能張子才之賢姑序以復於子禎氏子才能存此心而不息義聲積著則固有當代之執筆者書矣

婁江吟藁序

天下無事時士有豪邁奇崛之才而無所用往、放於山林草澤之間與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聞於世也逮天下有事則相與奮臂而起勇

者騁其力智者效其謀辯者行其說莫不有以濟事業而成功名蓋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羈留而狎玩者亦各回其時焉爾今天下崩離征戍四出可謂有事之時也其決策於帷幄之中揚武於軍旅之間奉命於疆場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辯之士也使山林草澤或有其人孰不願出於其間以應上之所需而用己之所能有育槁項老死於布褐藜藿者哉子生是時實無其才雖欲自奮譬如人無堅車良馬而欲適千里之塗不亦難矣故竊伏於婁江之濱以自安其隨時登高丘望江水之東馳百里

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洶歆烟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
之盛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於
詩蓋所以遺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嘆者初不計
其工不工也積而成帙曰名曰婁江吟藁若夫衡門
茅屋之下酒熟豕肥從田夫野老相飲而醉拊缶而
歌之亦足以適其適矣因叙其篇端以見余之自放
於江湖者為無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

送虛白上人序

余始不欲與佛者遊嘗讀東坡所作勤上人詩序見
其稱勤之賢曰使勤得列于士大夫之間必不負歐

陽公子於是悲士大夫之風壞已久而喜佛者之有
可與遊者去年春予客居城西讀書之暇曰往雲岩
諸峰間有所謂可與遊者而得虛白上人焉虛白形
癯而神清居衆中不妄言笑余始識於劍池之上固
心已賢之矣入其室無一物弊簣折鐺塵埃蕭然寒
不暖衣一衲飢不飽粥一盂而逍遙徜徉若有餘樂
者間出所為詩則又紆徐怡愉無急迫窮苦之態正
與其人類方春二三月時雲石之遊者咸鉅官要人
車馬相屬主者撞鐘集衆送迎唯謹虛白方閉戶寂
坐如不聞及余至則曳履起徑拍幽篁勝於長林

絕壁之下日入而後已余益賢虛白為之太息而有
感焉近世之士大夫趨於達者駢然議於廬者矍然
莫不惡約而顛盈迷諄而交誡使虛白襲冠帶以齒
其列有肯為之者乎或以虛白佛者也佛之道貴靜
而無私其能是亦宜耳余曰今之佛者無啣、焉肆
荒唐之言者乎無逐、焉徒造請之役者乎無高屋
廣廈以居美衣豐食以養者乎然則虛白之賢不唯
過吾徒又能過其徒矣余是以樂與之游而不知厭
也今年秋虛白將東遊來請一言以為贈余以虛白
非有求於世者豈欲余張之哉故書所感者如此一

以風乎人一以省於己使無或有愧於虛白者而已

送劉侯序

至正二十三年秋太尉承制以市舶提舉吳陵劉君
同知松江府事擢行其同列走書來徵文以道其美
余於劉君辱交最厚今之去雖無請者猶不敢默然
而已況勤諸君之請邪然劉君之碩材潔操隆嚴雅
望其自撫戎政司商稅所以威輯乎悍卒惠被乎遠
人者既已克聽者之耳而編談者之口矣余何加乎
若夫推太尉以用君之意以慶其民幸者則亦無幾
焉昔吳之富擅南服其屬邑旁郡亦踴蕃庶自窺西

疆相望殘燬而松江於東一析之警不起民恬物熙
獨保完實斯其民亦幸矣然數年間軍旅之需殷而
賦斂之後亟彼創殘疲羸者既不可以重困則凡有
所征捨茲土奚適哉故芻粟者往焉布縷者往焉朝
馳一傳需某物暮降一符造其器輸者屬於途督者
雜於戶地雖未受兵而民已病矣於是怨咨之聲流
刻弊之形見視他邑之民雖葺破墜廢而泰然田廬
中無發召之勞無課責之苦反若有不及者吁其幸
乃所謂不幸歟今太尉知其然慨然思得良吏以撫
循之而劉君獲在選焉夫同知與太守相可否於黃

堂之上者其為任不輕而重也劉君亦知其所以致
此乎余聞太尉之將授君以是職也指其名語僚佐
曰此人能愛民夫愛民先王所以治天下也而况一
郡乎哉太尉能以是取人可謂知所本矣且劉君往
矣必能益發之於政則松江之民不其又幸歟雖然
古之人聞凡一言之善則揚之而不敢隱况聞之於
上者乎余之區所以樂道斯語非惟有以張劉君
也亦將使凡吏於時者知在上之意而將順之則民
之為幸廣矣庶乎結厚澤於悠深復盛治於熙洽也
他日考之豈不有所自哉

贈醫士徐仲芳序

昔柳子傳宋清言清居善藥有就清求藥者雖不持錢皆與之積券如山度不能報輒焚券余固疑清之未善也苟不責報高何以券為哉又言清取利遠故大而卒以富是知清猶未免於利耳吳醫徐仲芳世攻治小兒至仲芳而益精人之請於門者相屬也仲芳視其為士大夫及窮乏者輒先焉雖烈風烈日乘一驢兀黃埃中周臨其廬無敢後其視疾必謹與劑必良嬰稚之賴以不殤者蓋衆矣有奉物詣仲芳謝者卒却去或問之則曰士大夫吾所敬窮乏吾所

憫義皆不可取吾非為詭也彼資雄而仕達者固又何辭故人皆德仲芳雖後有復請仲芳赴之益先人至有愧心而仲芳無倦色嗚呼若是可不謂賢乎世嘗言今之人不及於古遠矣觀清之焚券而仲芳并券有不取清猶以利而仲芳以義是則仲芳之賢不止於及清而已也余友戴伯庸氏一日來告曰僕有弱息嘗苦多疾獲仲芳而愈數欲報仲芳而仲芳不吾受也度終不可以虛其德願求子之文以贈之余謂仲芳之賢既可書且余以嘗德仲芳者戴不余請余可已乎哉雖然宋清以柳子之文而傳今仲芳之

賢雖過於清而余文不足以及柳子願能使之傳邪
然戴之欲之也姑為書其槩以俟如柳子者徵焉

送徐以文序

余少喜交游以方侍養不得遠去以求友於四方故
獨與鄉里之君子游若徐君以文其人也後不幸失
怙恃而天下有變所在多梗又不得遠去以償其志
然十餘年間四方之士來吳者則亦未嘗不得見焉
其豪傑俊偉魁閎辯博飲酒談咲以意氣相得者固
不為少至於講義理之微詠性情之正薰然和粹然
溫優柔浸漬相入以善而不自知者則未有及以文

者焉乃知未行四方耳苟行四方若以文者亦豈易
多得哉余用是益親以文而以文亦不余厭也蓋自
少及茲之壯其間春華之晨秋月之夕空山流水之
濱崇臺古榭之上以文未嘗不往而余未嘗不從二
人者樂其相得之深從容周旋忘其為喪亂之時羈
窮之日也蓋以文不汲、求世知居眾中退然若無
所能者故人皆失以文而余獨得之豈非幸也哉今
年夏以文將讀書吳興蜀山中來以別告余謂久合
而有睽離人事之必然者也豈足為甚戚也但以文
今絕去紛囂得益厲樵學以求其道顧余乃浮沉間

里間卒荒落而無所成是則不能無介然於懷耳雖然以文固不可留余則豈不能去是哉待秋風之興當扁舟而南尋書巖於雲溪烟樹間以文尚肯以所得告我哉

代送饒參政還省序

太尉鎮吳之七年政化內洽仁藪旁流不煩一兵強遠自格天人咸和歲用屢登厥德懋矣然猶不自滿而圖治彌厲嘗懼聽覽之高闕而思僚佐之相裨也迺承制以淮南參政臨川饒公領咨議參軍事公辭以非材即躬臨其家諭之至意公感激遂起視事嗚

呼盛哉此豈偶然也耶蓋天將與人之國則必資以聰明奇特之士與之左提右挈以就大事故其相合之深相信之篤實契默諭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今公之起也人之見者歎於途聞者頌於室莫不謂公直氣讜言夙有以結太尉之知故能當簡注之深獲登庸之光然不知天之相之者有不如是之偶然也且嘗論之人才之不能相通也故明於鉅者或有昧於微得手此者或有遺乎彼其得而兼焉者寡矣今太尉奠此南豚端拱廟堂舉境內之事而屬之叅軍凡內外大小無不關白其為任亦豈易言哉蓋致治理

則求其學術之醇論攻守則資其計畫之良對賓客則藉其辭令之善用人物則取其鑒識之精而況文牒之所交馳簿籍之所叢委苟一事之不通一才之不具則亦未足稱之矣今公能從容其間泛應曲當使臨至重而不驚處至煩而不擾故雖以某之陋獲與公共事而亦得以寡過矣且接尊俎之餘談樂圖書之清暇翱翔大府以極一時之盛則公之才豈獨上賴之哉某亦賴之矣今年秋公得解所領職還署省事竊以嘗有協恭之好於其去能無言乎故論次其說以為序

送江浙省掾某序

近代之取人者有二焉曰儒與吏而已夫吏固儒之一事非可以並稱也蓋詩書禮樂所以明道律令章程所以從政不明乎道則無以知出治之本不從乎政則無以周輔治之用古者君子之學所以通而後成也二道既分儒忽吏為末而謂之不足為吏嘗儒為迂而謂之不足用各視時之所尚以相盛衰其為弊也久矣國家自先承平校政庶務寔繁在上者欲其嚴辦以供一切之需也故任吏尤尊重而儒有弗及者矣嗚呼豈非其惑歟蓋聞孫卿氏之言曰相高

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器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拔以相耻忤君子不如惠施鄧析然則治文書奉期會摘獄訟之微較賦稅之悉儒固或不如吏矣至於屏邪慝之風行仁義之說使上尊而下親內脩而外服非儒其孰能之乎故善為國者未嘗以此而易彼也今厭其高而樂其卑捐其大而收其小何哉亦竊求其故矣蓋謂今之儒未及於古不足以稱上之所使也夫儒不能盡為古之儒然吏亦豈能盡為古之吏哉是但知垂紳獵

纓空言而不切於事者之非儒而不知磨鉛削牘拘法而不通天義者之非吏也其可乎余故嘗感嘆而思之以凡在上者亦過矣苟有於此焉不以儒為不足用而特任之則知夫出治之本而其政豈不成乎既有思之則非在上之過也亦儒之過焉耳苟有於此焉不以吏為不足為而兼通之則周夫輔治之用而其道豈不行乎若其人者世固有之而余未得見之也今年冬某人以江浙省臣之辟為掾余聞其讀書與律學頗事古豈非所謂其人與將行也其友有來哀士大夫所贈若干篇而屬余序者迺欣然告之

曰夫掾雖吏也然佐外宰相治藩府凡方面之事雖不得行亦可得而言也且省臣能取子於人、之中是知其賢矣知其賢於言有不聽乎子今能以所學施於時顯有成效使皆知儒之非迂則上之所尚有不改絃而易轍者乎儒之振不振吾於子行卜之矣夫欲援吏而歸於儒者是吾所望於子也若云叛儒而入於吏者豈吾所望於子哉

送蔡參軍序

國朝置參軍為三公之屬舊制也然平時三公無親職而參軍多私人故視之者若不甚重今太尉清河

公仗專征之鉞雄鎮南藩以戡亂為已任舉封內之事而屬之參軍故其職密要華顯遂非他官所能及矣然君是者非忠足以委寄智足以造謀而畧足以濟務者弗稱也太尉公嘗曰與我共成大功者其惟良參軍乎故未嘗輕以授人而人得之者則莫不謂之榮焉江浙行樞密院經歷蔡侯久在幙府茂著厥績所謂忠智與畧實備于已初參軍之負有闕也太尉方求其人而談者已私擬曰宜為是者其蔡侯乎未幾命下果侯也於乎比豈偶然而已哉蓋侯之賢夙有以當太尉簡往之深而致國人期望之重故上

下之意匪謀而一譬諸大寶橫道人無智愚皆知趨而取之初不待於相告也不然則何以能真契合之神如是哉於是在上者接任之不差在下者清議之不泯并侯之能稱是職而必與太尉共成大功者皆可見也抑何盛哉余時竊伏田里有欲獻於侯而未暇也適侯之故僚更有來徵文頌侯者迺坐而歎作而言曰夫士君子之道成於身而出用於世也豈不欲流大名施厚澤乎然嘗患不得乎其位、得矣而又患不逢乎時二者之彙偶則終於挾大拔而莫呈抱奇貨而弗售此古人所以多感憤悲傷而自嘆於

不遇也然則逢時而得位者非古今之所難而為士君子之至幸歟今侯之為參軍也凡征伐之密侯得聞之默陟之重侯得與之兵民御撫之方規賓客應對之辭令侯皆得兼謀而並任之則侯之位亦得矣海內雖未康靖而太尉方興桓文之業內脩外攘以

答

天子之寵命則侯之時亦逢矣侯於是時能思古今之所難得者已實得之而大攄宿學以為其職之所當為則東南之人有不誦侯之名而被侯之澤者乎蓋區、所以願望於侯者亦太尉任侯之意也侯其

身海卷三
懋乎哉侯其懋乎哉

送黃省掾之錢塘序

錢塘為東南之會自五季之亂海內創殘而錢氏父子能保其國又能知歸於宋不煩征誅故獨享富全迨我

朝國師南駕既受宋降市不易肆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涵養安息以至於今計其民之不識兵禍已四五百年矣故城邑人物之繁園池臺榭之麗皆之以侈於游觀而誇於談咏舟車管絃日至於西湖之上者不間風雨又有名花珍果水陸之味雜出於四時而

非特居者之樂九仕於是者亦莫不酣嬉而忘去也可謂盛哉至正改元越三月而圍解內則困於疫饑外則蕩於燔掠向之所可觀者鞠為荒烟宿莽遺灰斷甃蓋四百年之跡銷滅毀壞欲求見其彷彿而無在者矣況連歲流民未還行旅罕至則非特居者之戚凡仕於是者亦莫不彷徨而厭留也可勝嘆哉今年秋江浙行省左丞潘公由吳興徙鎮茲土聞荆南黃君仲博之材辟以為掾特行其友有來乞言贈之者乃為之言曰夫地之廢興盛衰雖有其時然豈不係於人哉苟有其志者躬葺理之勤需培積之

父有不能變凋弊為完庶者乎今錢塘雖繁華委謝而江山之形勝猶在也仲博始至之暇能為我一周覽乎升于高見陵谷之可憑則思設備禦之規行于野視廬井之可復則思興墾闢之利歸言于公而行之使寇不能復來民不致久困方面之事其孰有大於此乎仲博固有志者必能如余言他日枹鼓不聞民得安遂其生桑麻雞犬陰交而聲應皆忘其為喪亂之餘而漸復承平之舊余將幅巾杖屨南遊湖山之間樂觀盛事然後賦詩以頌公之功有成而并為仲博賀也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贈王醫師序

君子必慎疾慎疾必先於擇醫甚矣擇醫之難也其論證之是非投餌之當否非通其術者莫察也士之通其術者甚寡苟不察焉而求驗於已試之後待其危而黜之晚矣豈慎疾之道哉世故無以知其良則從衆之所稱者而趨焉曰其傳幾世矣其活幾人矣良醫也相率非其藥不食子不迎以視其親曰不孝弟不迎以視其兄曰不悌凡長者不迎以視其卑幼曰不慈而病者不自迎以視已曰不智雖失療以死不悔嗚呼衆之所稱者其果良否乎吳之醫最多舉

城而籍之不啻千百而得名者數人其術未必皆良而良者反扼其下不得出甚可歎也今年春友人徐君幼文字德之來徵言以贈余謂復初誠良醫矣然人未有盛稱之者惜余言之不足重於世不能張之然觀有美譽而無實用而不得大聞於時者天下之事多矣不特醫也復初何尤焉

贈醫師龔惟德序

廣陵周克恭氏以事來吳介友人謁余言曰京口有龔先生惟德者治俞扁之術其視疾審若鑑之照物其投劑當若矢之中的其施惠均博若輪之行地不

以高下而易軌也故言良醫師者必歸惟德焉吾家瓜渚距京口隔大江兒嘗遭危疾惟德來視之駕扁舟越風濤驟無所避既療之輒愈顧余年已非壯後視承先世之重者眇焉在是兒也不幸而有疾有疾而幸惟德起之則其所以惠我者不惟是兒乃延吾後於無窮而免余於不孝也其德宜何如報哉然奉之以金弗受也將之以幣弗領也吾可終無以報者乎蓋思可以章吾心而侈其德於當世者莫如君子之言焉余來是邦聞先生以文名敢請余辭未遑他日又來言曰惟德非特於吾為然也凡於士之貧與流播

身海卷三
十九
羈寓者皆然也今其一門三世下孝而上慈家道雍
豫而壽樂且康者豈非由是致哉願先生為之言余
乃嘆曰夫施德於人而不責報者非世所謂難能者
歟然急利者之所難而有道者之所易也蓋人雖不
能報而天必報之矣故責於人者不得於天得於天
者不責於人責於人有得有不得責於天則無所不
得也且天之報人雖若茫昧然不可以朝夕以需苟
行之不急以俟之則其所得較之於人者不啻乎多
矣今惟德其能責於天者乎其能行之而不怠者乎
其庶幾所謂有道者乎是皆余所喜聞而樂言者也

沉克恭之請之勤哉雖欲辭固不得辭也遂書

綠水園雜詠序

吳城西南陬有曰朱家園者父老言宋朱勔故墅也
廬山陳惟寅氏得之更名曰綠水以園中有池且用
杜子美詩語也其林沼亭軒亦各有扁焉迺雖破廢
然寬閒幽勝猶可以釣游而嘯歌惟寅以余往來其
中最熟求徧詠之噫當勔以倖貴時窮尚豪侈園中
之珍木異石崇臺燒榭固當百倍於此文人詞客為
之稱美而誇詠者亦多矣今皆跡滅響沉無復可觀
惟寅雖窮居隱約而能以詩書世其業篤於孝友其

清德雅操固可以蔑視勔矣則余為之執筆亦可以無愧焉曰不復辭且庶幾或傳使父老知園之更名綠水者自惟寅始也詩凡十六篇

缶鳴集序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為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為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殫心神蒐刮物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焉好雖以之取過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牘吟敲叩、不絕于

口吻或視以廢事而喪志然獨念才疎力薄既進不能為為於當時退不能服勤於畎畝與其嗜世之末利汲者爭鶩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為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間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於山顛水涯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近客東江之渚日間始出而彙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缶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別為之集焉歲之中笥時出而自讀之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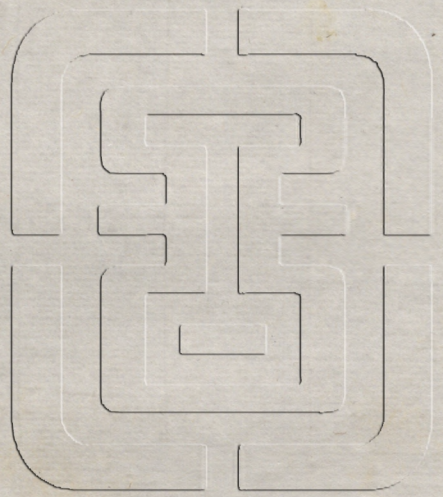
歷涉親友聯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蹟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棄而弗錄也若其取義之或乖造辭之未善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

姑蘇雜詠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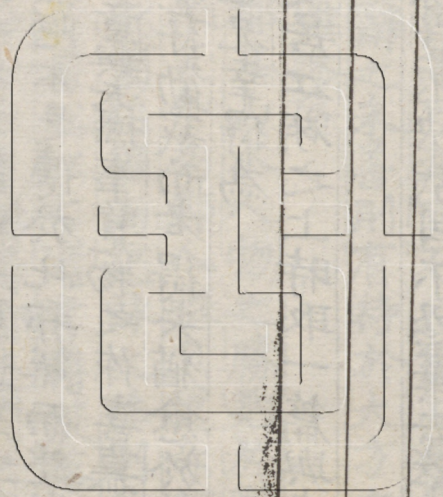
吳為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余為郡人暇日蒐竒訪異於荒墟濠谷之中雖行躅殆徧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京師屏居松江之渚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以自遣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余向嘗得於烟雲草莽之間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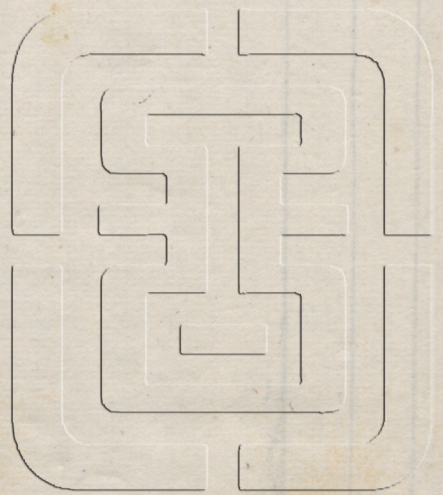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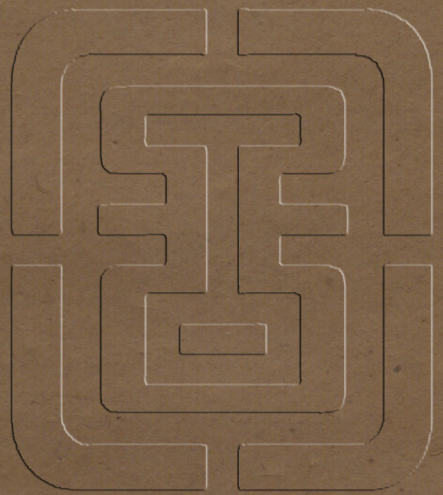
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在目曰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廢興之故不能無感焉遂求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辭語蕪陋不足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吊古之意與夫撫事覽物之作喜慕哀悼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老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用心者也况幸得為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長歌以樂

上賜之深豈不快哉曰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姑蘇雜詠合古今諸體凡一百二十三篇云洪武四年十



二月日前史官高啓序





三月日新史官高啓序

